

梨园素描③

柯军的先锋与传统

傅谨

的。柯军数十年演艺生涯,有很深厚的剧目积淀。如果让我从他演过的无数剧目中遴选代表作,我会选择《夜奔》《桃花扇·余韵》和这出“别母·乱箭”。柯军曾经回忆起在戏校时,为他的武生戏开蒙的白冬民和昆曲业师张金龙两次教他“别母·乱箭”时的情形。张老师一招一式地把这出戏完完整整教给了他,当时戏校特地新编了一出《史可法之死》,把“别母·乱箭”的诸多繁难的招数化用其中,《史可法之死》虽然没有唱红,但“别母·乱箭”里的技术总算是传下来了。戏曲的功法技艺,仅仅师生教学是不够的,还必须经过实际演出这个重要环节才能真正掌握,因为演出才是学生用自己的身体,将剧目的一招一式串成“戏”。没有功法技艺固然就没有“戏”,但仅有功法技艺也不是“戏”。不过这还不算完,这出内涵极为丰富的戏,此后又经过郑传鉴老师再次指导,才以如此曲折的路径传到柯军身上。若干年后《铁冠图》在舞台上亮相,柯军终于有机会在舞台上把恩师的教导和他对这出戏数十年如一日琢磨回馈给时代,尤其是“别母”一折周遇吉和母亲生离死别的九次下跪,每次下跪都有不同的内涵,看似差别不大的身段,因为通过精心设计的细微处的不同处理,而在人物形象塑造与人物心理揭示中体现了截然不同的戏剧功能,这出戏是可以作为戏曲演员向表演艺术家的高峰攀登的范本的。在近年出版的《说戏》一书里,柯军细致深入地剖析了该剧的招式及技术内涵,文字和演出的形象相映衬,充分说明他对昆剧传统的深刻理解与领会,这种理解与领会不仅是理性的,更是身体的。

在21世纪之初的10多年里,柯军成为江苏省昆剧团的掌门人,他为江苏省昆的剧目传承设计了一个极具创意的方案,他想方设法筹集经费,专门用于传统经典的抢救性传承,一部分用于给老艺人支付教学费用,一部分用来给完成了定量数量的传统折子戏学习、且达到一定水平的青年演员办个人专场专场。他说,青年演员不把前辈的精湛艺术传下来,你就没有资格活著;老艺人身上的绝艺如果还没有传给下一代,你就没有权力死去。两句话看似相悖的话,包含了对昆曲传承强烈和急迫的责任感。这些措施将昆剧的抢救传承落到了实处,同时也让青年演员有了练功学戏演出的动力,在那个只有极少数成就斐然的表演艺术家才有机会办个人专场的年代,江苏省昆的青年演员学会了,学好了传统戏可以由剧团安排办专场,对他们的激励作用,远远大于单纯地加一点工资。

昆剧是传统戏曲中精致典雅的代表,历经数百年,从清代乾隆年间至今,一直完好地保持着它明显的技术优势和独特的艺术风格,柯军就是这支强大文脉的一部分,他从艺经历的前半段,完好地接受了昆剧传统的基本功法与表演形式的训练,如此才能成为那个领域中的佼佼者。后来,他偶然间受到香港著名导演荣念曾的关注,打开了一片艺术视野的新天地。2004年,荣念曾对昆剧折子戏《夜奔》做了全新演绎并邀请柯军主演,开启了他们的多年合作,此后《夜奔》又以不同版本几度演出。柯军后来亲自导演了实验昆剧《余韵》《浮士德》《藏》等,探索各种具有前卫色彩的实验昆剧创作。尤其是2016年他和英国导演利昂·鲁宾以“汤莎会”为主题合作执导的新概念昆曲《邯郸梦》,更是中英两国艺术家的身体对话,是在舞台上共同探讨重新演绎汤莎。柯军是前卫的,又是传统的,我不敢说柯军已经找到了完美融合传统与前卫的方法,但至少前卫而不背离传统的追求,确实体现在他所有的艺术实践中。

柯军在演戏之余,酷爱书法、篆刻,他把武功功底糅合在书法篆刻里,又通过书法篆刻使武功功底与昆剧人文气息相通联,这是他融戏剧人物的勃勃英气和淡然儒雅之风于一体的表演艺术风格之基石。他也勤于思考与写作,频频有新著出版,除了前述《说戏》,他和张之薇合作的《素昆》,文字与装帧都十分精美,捧读之下令人手不释卷。作为全国人大代表,他也将个人的艺术感悟转化为对戏曲传承发展的思考,积极履职。所有这些方面,构成了立体的柯军,既传统又前卫,并且成为中华传统文脉当代发展的有机组成部分。戏曲表演艺术家的职责是以舞台演出担负文化传承功能,但是他做得更多,于是就有了成就为大艺术家的潜质。

(作者系中国文艺评论家协会副主席、中央戏剧学院讲座教授)



柯军表演剧照

大家小说

与孙犁先生的一段交往

——为纪念孙犁先生逝世20周年而作

侯军

精彩阅读:

“读过你的来信,非常感动。看来,青年人的一些想法、思考、分析、探索,就是敏锐。”从这次书信往还中,我不仅真切感受到孙犁先生谦逊的品德与宽容的胸襟,更深深感受到他对青年人的真情扶掖与悉心呵护。

重读《孙犁文集》,从第一卷第一篇开始。这篇文章题为《一天的工作》,为“短篇小说”之辑的开篇之作。

作品的情节很简单,写三个孩子参与运送被日军炸下来的铁轨的故事。编者将其编入小说之辑,看起来没啥问题。可是,偏偏在我初读这篇文章时,正值20世纪80年代中期,彼时我正在编辑《天津日报·报告文学》专版——身在其位,自然会站在自身的角度来思考问题,尤其是参照对比了孙犁的其他文章,就发现这篇文章似不应编入短篇小说之辑,而应算作一篇报告文学。我的依据也是来自孙犁先生的自述:“在孙犁自述其《第一次当记者》的回忆文章中,写到他作为新入职的晋察冀通讯社记者,前往雁北地区采访的难忘经历,对这篇作品也在文末点到一笔,“接近旧历年关时,我们这个被称为记者团的三个人,回到了通讯社。我只交了一篇文艺通讯稿,即《一天的工作》。”

在20世纪三四十年代,“文艺通讯”其实就是报告文学的别称,这在新闻界和文学界都有共识。而孙犁以记者的身份撰写了这篇文艺通讯,即便不算新闻,也应归入散文之类,编进“短篇小说”显然不太合适——这就是我彼时彼刻,站在《报告文学》专版编辑的立场上,得出的一个鲜明的论点。

刚好当时的《天津日报》副刊上,陆续登了几篇新发现的孙犁早期报告文学作品和理论文章,如《冬天,战斗的外围》《报告文学的情感和意志》等,这就令我萌生了写一篇论想孙犁早期报告文学的评论文章的想法。我把这个粗浅的想法告知了孙犁先生,希望他帮我圈定一下他早期报告文学作品的大致范围。孙犁很快就给我列出一篇文章篇目,这让我在感动之余,愈加发奋:白天,忙于繁杂的新闻采编工作;晚上,废寝忘食地把孙犁开列的文章篇目认真研读,并记了详细的读书笔记。而就在这一阶段苦研读的过程中,我发现这篇孙犁的记者“处女作”,

人生 撷英

随鹤归去的舞台仙骨

——忆蓝天野先生

李一庚

2016年11月,是我第一次见到生活中的蓝天野先生。他的家像一座迷人的博物馆,围绕客厅一周陈列着他收集的字画、奇石。整齐的白色、和蔼的微笑佐以浑厚的音色,让我很难相信,这是一位已经年过90的老人。此前,蓝天野先生的名字更多时候存在于书籍之中,第一次见到舞台上的蓝天野先生,还是在2012年北京人民艺术剧院60周年院庆纪念话剧《甲子园》。那时候蓝天野先生已经85岁高龄,刚一出场便赢得了满堂掌声,也是从那次演出,我正式开始了解研究蓝天野先生的传奇一生。

《甲子园》作为院庆大戏,北京人艺的老一代名角儿基本都有参演,除了蓝先生之外,还有朱琳、朱旭、郑蓉等老先生,可谓是北京人艺最“经典阵容”。演出结束后,所有参演人员在一片白色文化衫上签名题词,蓝先生提笔写下“告别”。一旁的朱旭先生说,告别二字写得不合适,写了告别又出来演,不成了自食其言了吗?蓝先生说,告别就是为了复出。他对舞台的一片赤诚,到了耄耋之年也丝毫不减。每当剧院给他角色时,心里虽然想着自己年纪大了,不演了,可嘴上却把“我来演”三个字说了出来。

那天在蓝天野先生家里,还没开始正式采访之前,他首先聊起了自己的字画作品,脸上洋溢出孩童般的笑容,即便他自己不说,来做客的人也不难看出他是一个对美术有着深切

签名本。更令我惊异的是,孙老在回信中不仅完全赞同我所提出的看法,而且对我的探索给予了超乎预期的肯定。孙老的信文不长,全文如下:

侯军同志: 读过你的来信,非常感动。看来,青年人的一些想法、思考、分析、探索,就是敏锐。我很高兴,认为是读了一篇使人快意的文章。

这并不是说,你在信中,对我作了一些称赞,或过高的评价。是因为从这封信,使我看到了:确实有些青年同志,是在那里默默地、孜孜不倦地读书做学问,研究一些实际问题。

我很多年不研究这些问题了,报告文学作品读得更少。年老多病,头脑迟钝,有时还有些麻木感。谈起话来,有时是词不达意,有时是语无伦次。我很怕谈论学术问题。所以,我建议,我们先不要座谈了,有什么问题,你可以写信问我,我会及时答复的。

关于你在这封信上提出的几个问题,我完全同意你的看法,你的推论,和你打算的做法。希望你以实事求是的精神,广泛阅读材料,然后细心判断,写出这篇研究文章。这对我来说,也是会有教益的。

你的来信,不知能否在《报告文学》上发表一下,也是对这一文体的一种助兴。请你考虑。原信附上备用。

随信,附上近出拙著《老荒集》一册,请你参考并指正。 祝好!

孙犁 十一月十三日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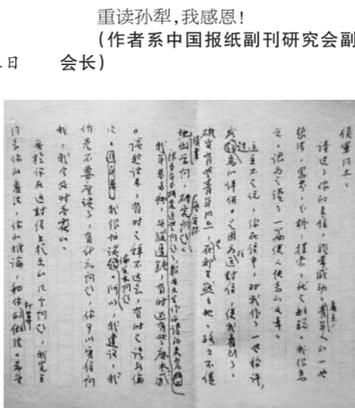


这封信写于1986年11月13日,距今已经36年了。遵照孙犁先生的嘱咐,我把这封信,连同我的那封信一起,发表在1986年11月28日的《报告文学》专版上,标题为《孙犁关于报告文学的信》。

从这次书信往还中,我不仅真切感受到孙犁先生谦逊的品德与宽容的胸襟,更深深感受到他对青年人的真情扶掖与悉心呵护。由此开始,我与孙老的交往日渐频繁,孙老对我的成长也是一路护持。正如孙犁女儿孙晓玲在《逝不去的彩云》一书中给一篇文章所做的标题:“父亲与侯军的一段忘年交”。孙犁先生的这封信,对我日后的人生道路选择,产生了不可估量的影响;正因为孙老的这封信,我才立下志愿,要做一个“学者型记者”;正因为孙老的这封信,我才能够几十年如一日,“在那里默默地、孜孜不倦地读书做学问,研究一些实际问题”;正因为孙老的这封信,我才能够浮躁的世风中耐得住寂寞、经得起喧嚣,立定精神,笔耕不辍……如今,我已年过花甲,退出报海。回首前尘,自感欣慰的是,我没有辜负孙老当年的叮嘱,一直在心无旁骛地“读书做学问”,虽然学问并没做好,但确实是研究了一些实际问题。更重要的是,我从孙老的为人处世中,知晓了何为入淡如菊,何为淡泊名利,何为文章立命,何为文人风骨……

重读孙犁,我感恩! (作者系中国报纸副刊研究会副会长)

重读孙犁,我感恩! (作者系中国报纸副刊研究会副会长)



孙犁先生回信

侯军给孙犁先生的信

